

四書講

二十七之八



漢書門			
八	五	八	類
二	六	八	號
二	〇	八	冊架

內閣文庫			
二	八	八	漢
七	五	二	書
函	〇	八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88
冊數	20	(13)
函號	277	166

共廿  
四十六号



四書講卷之二十七

橋李金 松似直論著

受業

金瑞紹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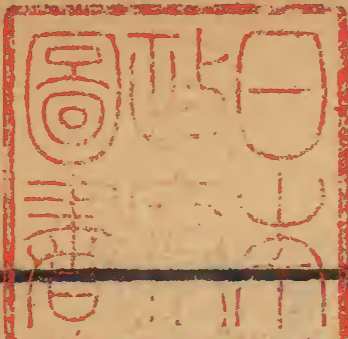
蔡宗

庫

上孟一

孟子見梁惠王章

全要體貼何必而已矣。决裂口氣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學術。邪正於此分事功純襍於此辨以之守先待後卽以之致主澤民。不得少有游移遷就於其間也。朱子入對有戒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者。朱子曰吾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豈可聞護而欺吾君。宛然孟子家法。通義云孟子文法多以主意立綱領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然後結之熟讀自見。



孟子見梁惠王

許瑤曰自西狩獲麟之白四十年為孟子至梁之歲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於是而復明曾子子思之說於是而復振故篇首大書曰孟子見梁惠王道之紀也統之正也惠王有招賢之禮是道有可行之機故至梁欲行道也答禮之說陋甚

王曰叟不遠千里節

開口說個利字可見當時說士口中人主胸中除此更無他術中於人心漸為風尚陷溺之久蔽鋼之淡不大聲疾呼以振救之不得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節

利即人欲仁義即天理孟子一生本領無非有天理過人欲於此將利字一刀截斷急急提起仁義來全體大用和盤托出玩

何必亦有而已矣數虛字口氣何等斬釘截鐵義利二字大學以此終孟子以此始心之德包四者以全體言愛之理單就愛一邊說論語為仁猶云行仁故先言愛之理此指仁之全體故先言心之德義是事之宜而所以制其宜者心也故先言心之制即程子所云處物為義是也亦有猶云止有此外更無他也時講以有字指人心固有甚穿鑿

王曰何以利吾國節

此痛言謀利之害也上行下效捷於影響王一謀利而大夫士庶人無不謀利者上謀利取之下下謀利取之上是上下交征利而國必危矣國危正指下文弑奪之事萬乘六句泛指從來弑君者都是如此論理君萬乘而臣取千君子乘而臣取百十分得一不為不多矣然苟後義而先利不弑君而盡奪之必不

歷足此勢所必至者。此單言義似亦文法偶然。卽云有意亦不過以義字與利字反對爲更切耳。必謂此處言義不言仁則鑿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節

此極言仁義之效也。不遺不後。屬大夫士庶說。須照註補出人君躬行仁義以倡率之。纔與上節一例。仁主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未有仁而遺其親者。義主敬而敬莫先於敬君。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此理所必然。反言以決之。尤警切。劉上玉曰。遺後。輕講些利則弑奪必至。仁義則遺後亦無。妙蓋輕講遺後。正重言仁義也。聖賢正誼不謀利。難道必揀不利者去做。但從天理做去。而其中有自然之利。利卽天理也。與人欲私利相去。何啻天淵。正自不必諱言。此朱子補仁義未嘗不利以體孟子

歆動時君意也。然白文却未嘗有利字。或只說仁義之效。不補利字亦可。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節

一仁義而尊君親上如此。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以取弑奪之禍哉。上劈利以歸仁義。此重仁義以劈利。一起一結。口角判然。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因一樂字引到與民偕樂。正孟子開導時君妙處。與好色好貨章同意。前言利而痛切。其詞以折之。是直諫。此言樂而微婉。其詞以引之。是諷諫。章法一頭兩脚。與上同。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節

立顧分兩項。看下臺池鳥獸並說。自見。賢者指人君之賢者。

亦樂此乎。有懷慚意。謂賢者必不樂此也。孟子劈口機鋒。而曰。王謂賢者不樂此。孰知必賢者而後能樂此。若不賢者。雖有此不能樂也。照下兩節。添一不能字。其意自明。然二句且虛說。下方申言其故。透露不待。

詩云經始靈臺節

觀詩云。文王經始乎靈臺。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正其位。庶民攻治。不日成之。當經始之初。文王戒以勿亟。而庶民踴躍。如子之趨父事。於是臺下有囿。王在靈囿。則見鹿之馴伏。而肥澤鳥之鶴鶴。而鮮繁。囿中有沼。王在靈沼。則見魚之克滿。而游躍。詩言如此。夫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宜民以為厲已矣。而民乃反歡樂之。既加以靈臺靈沼之美名。而又樂其中之所有。此何故哉。蓋由文王平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與民偕樂。故民樂其樂。

而文王亦得長享此樂也。此正賢者而後樂此之謂也。靈臺雖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然此止作遊觀之臺說。王在六句。重王在不重物。類得所。兩靈字。承不日來成之速。若神靈之所為者。口氣在以民力為臺。沼下。而民歡樂。上一折。覺得事相反。而意相成。若不解其何故者。然後一氣逼出。偕樂註。雖字反字。甚明。時文多於歡樂下。作折。過到謂其臺。沼。不知謂其臺。沼。正歡樂之實。非兩層。自當一直說下。而喚起故字。全在一而字作勢耳。偕字與下獨字緊對。是通章眼目。

湯誓曰是日曷喪節

若湯誓有云。民怨桀。而曰。是日曷時而喪乎。予寧與汝偕亡。夫為君而使民欲與之偕亡。則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享而不亡哉。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謂也。樂亦何碍。勉為賢者可耳。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章

盡心不貲小惠貴行王道故告以王道之始王道之成而又指其不行之病以藥之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節

河內凶則移河內之壯民於河東熟處以就食又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或河東凶則移民移粟亦然何也口氣蒙引謂王竟推到歲凶上去蓋預照末節王無罪歲說也然止作鄰民宜少不加少我民宜多不加多不解何故自佳若預照罪歲說頗牽強

孟子曰王好戰節

存疑曰此章主意在行王道棄甲曳兵不能行王道之喻也或百步猶鄰國不恤其民也或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也土曰

鄰國無如寡人以五十步笑百步也王謂五十步不可笑百

步其敗走同也孟子謂王知五十步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加多於鄰國其不行王道同也故下告以王道

不違農時節

王道莫先養民如為治之初井田未定也而耕耘收穫之時則農所自有惟不違失其時使得以盡力而穀不可勝食也畜牧孳息未蓄也而魚鼈則洿池所自產惟密網之網禁勿入使得以滋養而魚鼈不可勝食也樹藝種植未茂也而材木則山林所自生惟斧斤必待艸木零落之時而後入使得以蕃植而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飲食宮室以養生祭祀棺槨以喪死已無不足之憾也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而邦本固法制教化皆可由此而興是王道之

始事也。此節須緊貼王道之始對下王道之成說故曰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穀與魚鼈材木都是天地自然之利不違不入以時都是樽節愛養之事二句正見法制未備玩一旦字甚明猶云姑且權且爲此以紓民之所急尚未及立法定制而爲百年永賴計也若立法定制而爲百年永賴計自在下一節內說個穀不可勝食便見移民移粟之非經說及山澤且有餘裕益見穀食不患匱乏隱與盡心對照此六句三平說可但從歲凶移粟來則以重農爲主串出下二段亦佳周禮注物爲之厲謂物有藩界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然則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仁山金氏曰喪平聲則是活字包得祭祀棺槨言喪其死也然照註作送字自明

五畝之宅節

由是而酌盈虛劑損益使經畫一定可一日亦可百年則立法定制之爲也如一夫之宅定制五畝不廣不狹而墻下樹之以桑則帛有所出而五十者可以衣矣雞豚狗彘制爲常畜毋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七十者可以食矣一夫之田定制百畝不多不寡勿奪其耕穫之時則穀有所出而數口之家可無饑矣衣食既足禮義可興於是設爲庠序之制謹飭其教而申之以孝弟之義則子弟既知奉養之誠亦盡服勞之職而父兄之頒白者不親負戴於道路矣夫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以天不能災地不能難歲不能饑必世百年豐亨豫大王道成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故必如是而後爲盡心也注極力寫出王道之成連下十個實落字眼而究竟止有法制二

字蓋以左右民正在裁成輔相上見裁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正在品節上見品其不足節其有餘正在法制上見此節全重立法定制與上節法制未備緊對也既重立法定制則每段自當以首句為主如宅五畝田百畝雞豚狗彘有常畜不可過畜以致民之饑寒不可過豐以開民之嗜慾權衡酌量於不豐不畜之間正聖王竭心思勞智慮體察天道人情物力不憚至纖至悉以盡法制品節之詳者也即教是帶說亦以庠序二字為主必庠序有定制而後教可謹義可申也雙峯饒氏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大不是又或以五畝百畝為法制勿奪其時勿失其時為品節更不是又或以田宅為法制庠序為品節尤不是愚必重每段首句說者止須以百畝之田一段對看自明試思勿奪其時與不違農

時何別可以無饑與不可勝食何別而一為王道之始一為王道之成曷故乃知前是田制未定此則田制已定全重百畝之田一句也以此段推之則前養生中已有宮室亦是宅矣而此重在五畝之宅所云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為定制也前魚鼈不可勝食亦有肉矣然網罟非常供必須雞豚狗彘有常畜也一其教之地而後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亦重庠序有定制也每段重首句對針法制二字自不可易衣帛食肉無饑不負戴皆法制品節之效非以此為法制品節也前曰農時此曰其時蓋農時皆其時非君之時也謂之農時則不可違謂之其時更不可奪有淡一層意田制未定故就一時之克足言而曰不可勝食田制已定故統百年之豐凶盈縮言而曰可以無饑皆下語不苟處此章重養不重教教只帶說庠序皆



鄉學也。所教不止孝弟三物。六行都是。而孝弟其最重者。謹一有嚴絕外誘意。當時異端紛紜。教術已亂。謹之使邪說不得。異行不得惑。申字有反覆丁寧意。孝弟良知良能。人所固有。使之使習其事。而亦明其理。盡所當然而并識其所以然也。末句決其必王。仍重養道之成。帶說教字。不可謂養為王道之教。為王道之成。如他處教化浹洽之說。

狗彘食人食節。

上陳王道已備。此乃結到惠王身上。而危言以儆之。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已矣。反自謂盡心。而以歲為辭。此與殺人而委罪於兵者何異。無罪歲。自反以行王道也。天下之民至。則不但加多於鄰國而已。惠王自謂盡心。而接以河內凶。河東凶。便有歸罪歲凶意。不必如蒙。

引於何也二字內。預作罪歲口氣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上章要行王政。此章要除虐政。警動在為民父母四字。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節。

王知行小惠。不若行王道。宜罪已。不宜罪歲。故願安意以終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節。

梃刃同一殺人。自然無異。而王果曰無以異也。此止引起下節。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節。

刃與政若有異矣。然而以之殺人。究無以異。王即欲異之。不得。故亦直應之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節。

孟子於是舉殺人之政而痛言之。肥肉肥馬。皆厚歛於民以養之。而使斯民饑餓以死。此為率獸而食人。與以刃殺人無異者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節

物類相殘。且人惡之。况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以子民之責。而為賊民之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為民父母痛極。惡在其為民父母愧極。

仲尼曰始作俑者節

仲尼謂始作俑者。其人殆絕後乎。仲尼何以惡之。若此。為其象人而用以殉葬也。夫象人以葬。非真致人於死。猶為可惡。如之何。率獸食人。實使斯民饑而死也。欲行王政。先除虐政可耳。止象人而用。便可惡。不必說到殺人殉葬。由此而起。翼註云。

註實字正對象字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彊章

惠王欲洒恥。而孟子教以行仁政而興王。主意全重中一節。而中一節。又重在省薄二句。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彊節

恥之之字。有二說。一云。此寡人貽恥於先人也。是以之字。指先人言。一云。寡人心甚恥之。是以之字。指三敗言。二說俱可。死者即先人也。欲為先人一洒其恥。而不知如何。則可有痛憤無可奈何之意。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因王束手無策。先以此語振作之。致王不難。而况洒恥。百里可王。而况千里之梁。

王如施仁政於民節

百里可王亦行仁政而已。王如施仁政於民。刑罰則省之。稅歛則薄之。使民得以休養之。身盡力南畝。淡其耕易其耨。而風氣和樂。化日舒長。爰有暇日。壯者以時修明其孝弟忠信。入以此事。父兄出以此事。長上是衣食足而禮義興。民皆有勇。知方。即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無不可矣。而何酒恥之足云。刑罰不可廢而可省。稅歛不可蠲而可薄。一不殘民之命。一不股民之生。是仁政之最急而最大者。下五句緊承此二句說。下都是省之薄之之效。如煩刑重歛。則民不聊生於農事。亦鹵莽苟且而已。安能淡易於室家。亦愁苦無聊。朝不謀夕而已。安得暇日。須一氣注到。可使緊答酒恥章脈。若泛言教養。便無涉。谷霖蒼曰。古仁人欲刑期無刑也。而刑立。即懼刑之虧人體也。

易以納緩。民用緩死而罰立。古仁人兼貢法而取什一也。而稅名又恐稅之必取盈也。司稼徹田。秋布歛法。而歛名則字分疏自確。酒恥全須壯者。乃不急為酒恥計。而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有本勝之策。在提出壯者。正為上顧酒恥。下注可使說也。入以出以兩以字。即指孝弟忠信。父兄長上統承。不分貼。可使且就我決其可。下二節方是決勝彼也。

彼奪其民時節

彼指秦楚言奪其民時。正煩刑重歛以奪之也。凍餓離散。便見救死不贍。奚暇修孝弟忠信意。

彼陷溺其民節

上兩節一王一彼分說。此節一彼一王合說。故顧麟士謂分案總斷自是。然愚意此二節只是申明可使二字。如云秦楚之堅

甲利兵未易當。而可以制。挺撻之者。正爲陷溺其民如此。而王以尊若親上之民征之。夫誰與王敵者。此所以制。挺可撻之故也。如此說亦直捷。

故曰仁者無敵節。

此以古語証結之。淺說云。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

孟子見梁襄王。

共

道未行於惠王者。庶幾行於嗣君。惓惓之意也。

出語人曰節。

襄王容貌詞氣之間。皆有不當人意者。故孟子既見而出。語人曰。遠而望之。不似人君之度。近而就之。不見可畏之威。乃卒然急遽而問曰。當今天下紛爭。如何安定。吾對曰。待天下一統。則

安定矣。

孰能一之。

王又問。今之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孰能統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吾對曰。必也體天地好生之心爲心。不以殺人爲快者。乃能統一之。玩一嗜字。可見當時人君不忍之心。漸滅殆盡。不以殺人爲慘。而轉以爲樂。是何世界。

孰能與之。

王復問。今之百姓。各奉一君。各守疆界。卽有不嗜殺人者起。亦孰能越疆度界而與之。孰能一之。孰字指君。孰能與之。孰字指民。此句必以封疆界限說。纔與沛然誰禦意對針。

對曰。天下莫不與節。

吾對曰。天下之民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蓋稿之甚則興之速必然之理也。今夫天下之人。牧繁刑重。歛爭地爭城。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爲君。誠望之如是其切。則其歸之殆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蓋困於殘殺者久。則歸於生全者急。亦必然之勢也。而何慮天下之不與也。吾之對王如此。而如其不足有爲何哉。王曰。孰與。孟子對以天下莫不與是。劈口機鋒。且虛講下。乃申明之。作雲下雨。要緊。頂旱字來。見久旱易爲雨。纔與上段久困易爲仁意相映。其如是孰能禦之。之字指苗。沛然誰能禦之。之字指民。今夫二句。正見民之困於殘殺。已非一日。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故一有不嗜殺之。

君則望而歸之。甚切而甚速也。望以心言。歸以身言。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保民而王。全在不忍之心。而此心貴。察識故以仁術引之。此心貴擴克。故以推恩進之。所以不能推恩者。病在大欲。故極言其不可得。而告以反本施仁。制民之產。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節。

謂當時取威定霸。陰謀秘計之事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節。

提出仲尼。正見學術大原本處。無道故無傳。無傳故無聞。無聞故無可言也。必欲言之而無已。則有王天下之事乎。一語轉關甚妙。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節。

王問人君之德必何如而可以王。孟子謂人君之德。但能保愛護惜其民。則可以王矣。保民二字。一章之綱。不忍是保民之心。推恩是保民之術。制產是保民之事。都包在此一句內。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節。

王羨王天下之易。而却疑保民之難。故問自家可以保民與否。孟子據易牛一事。以証其可。只要逼出他不忍之心。來亦是隨事開導意。非認真在此說也。不忍其觥觶一句。最重。下啟其察識。欲其擴克。皆本此句而生。若字。卽指牛說。覺像他無罪而就死地。也不必謂若人之無罪。迷畢隨語一句。曰不識有諸。又爲下文開端。機鋒都妙。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節。

王謂誠有此事。孟子遂緊接一句。而曰是易牛之心。便足以保

民而王矣。意當時百姓必皆以王爲吝惜財費。而然而臣固知王之痛其觥觶而不忍也。是心足王一句。承保民來。又一章之總冒。口氣直捷了當。又復渾淪包舉。中間添一字。便緩疏一語。便實止云王道不外保民。而保民不外此心。故是心便足以王。渾渾淪淪。實包有察識擴克在內。然却不便入講。劉上玉曰。註是預領通章之意。而括之於此。足王句內。尚不可用極。是正解曰。註惻隱二句。亦且漫說。若說明惻隱後。又何用反求。說出擴克。後又何用復說推恩。亦是。既許是心足王。答還可以保民。足矣。而又接百姓皆以王爲愛三句者。正是一句開。一句闔。一句反。他不忍。一句順。他不忍。使他認不得。推不得。以自察其心。而自識之。最是機鋒妙處。但臣固知王之不忍。一句。仍是依他口中。不忍二字。輕輕撇過之詞。不是鑿

鑿說他是心卽不忍之心也。若此處已鑿鑿說明是心卽不忍之心，又何待下文許多辨駁。所云察識非他，不過要他識得此心是不忍之心。人所固有，不從外得已耳。然王已明曰：吾不忍其觶觶，卽不忍其觶觶。孟子亦明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不忍二字重見疊出矣。如何還不識得此心是不忍之心耶。細玩齊王兩處口氣，都是從牛上見個不忍，故一則曰：吾不忍其觶觶，再則曰：卽不忍其觶觶。卽孟子口中不忍，緊承愛字說下，亦是貼着牛說。謂百姓以王爲吝惜此牛，臣固知王之不忍牛之觶觶也。云爾。然此不忍從牛而動，却不因牛而有觸牛而發，自不隨牛而止。自家性中本有完完全全一個不忍之心，在其體初無限量，其用亦無終窮。故要識得這個不忍之心，而後可以擴克齊王，却未識得孟子亦未明言直待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二句方纔將全體之不忍，偶觸之不忍，一并說個明白也。故三節二個不忍，都要說得有斟酌，而察識二字亦必如此體貼，乃有着落。從來講章俱憤憤。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節。

孟子要王察識，故謂百姓皆以王爲愛，而王亦曰：誠有百姓以吾爲愛者。孟子謂臣固知王之不忍，而王亦曰：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觶，故以羊易之，仍是順着孟子口氣覆說一遍。全未有察識此心之意。所謂依樣葫蘆語也。故下文又說一難以開發之。

曰：王無異於百姓節。

孟子復難之曰：王無異乎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羊之小，易牛之大，其迹似愛。彼百姓惡知王之爲不忍乎。但臣亦有一說，王

若痛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何所別擇。而以羊易牛乎。王乃自察此心。而究未識此心也。笑曰。是以羊易牛之心。誠何心哉。我實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乃牛羊何擇。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劉上玉曰。三句三說。是誠句。自疑非愛句。自解宜乎句。自認既自解一句。又反不得不自認一句。總因自疑。然而要是解說不來。話不得順。而轉折參差如此。按劉說甚精。當為定解。誠有百姓一條。全未有察識之意。此自疑自解。自認察有之矣。識則未也。故下文孟子又特為解之。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節

孟子因王不自解。而代為解之曰。雖百姓以王為愛。而王實非愛。無傷也。是以羊易牛。曲全不忍之心。乃行仁之善術也。若牛羊何擇。則見牛未見羊也。蓋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

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此人心之自然。而然。當然而然者。初不待安排計較。而然也。大凡君子之於禽獸也。非一槩不殺。不食。而見者聞者。則不忍殺之。食之。是以常遠庖廚。亦未見而無所妨之意也。然則牛羊何擇。本無難解。王實非愛其財。而是心真不忍之心。固可自察。而自識也。無傷。緊對百姓之言。仁術緊對以羊易牛。見牛未見羊。緊對牛羊何擇。君子之於禽獸。至末申明見牛未見羊一句。而見死聞聲。貼見邊遠庖廚。貼未見邊段落如此。時講欠分曉。不是謂百姓之口。無關輕重。為無傷。蓋謂王不是愛。自無傷於百姓之言也。又事到行不通處。另有一法以行之。之謂術。朱子曰。術字。只緣後來做變詐看了。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着有個巧的道理。始得。釁鐘既不可廢。則不忍殺牛之心。雖發而不得施。妙在以羊易



之則此心得以曲全而無所遏。正推行仁道之巧妙處。故曰仁術。此句只解得以羊易牛之意耳。而牛無罪。羊亦無罪。此意尚未解出。故緊接一句而曰。見牛未見羊也。見則心不可遏。未見自無所妨。此句纔是正解。牛羊何擇之意。時講多以此句爲申明。仁術是將兩意夾襍說了。到底不明白。註已發屬心。故以不忍之心言。未形則心不可見。故以不忍之理言。朱子曰。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克擴得去。有甚盡時。按朱子看一未字。道理甚大。其所云體用。卽不忍之心存之爲體。施之爲用者也。已施已行之事。有限而未施未行之事。無窮。有觸卽應。隨感必赴。有何限量。有甚盡期。卽堯舜事業。平成作用。都在一未中。包括也。止此一句。將全體之不忍。偶觸之不忍。一并說明。所謂要王察識。正爲此也。若如時講。平平叙過。

則察識亦甚淺淡無意味。孟子却費許多氣力。許多說話。何故。時講謂齊王以羊易牛時。亦不會思量有許多道理。都是孟子開導他。推尋出來的說話。不知見牛未見羊一語。原只好是孟子替他說。若齊王當時早已想到我未見羊。殺之無碍。便是一團計較私心。於牛爲不忍。於羊爲至忍矣。故愚於已見。則不可遏。未見而無所妨。下添一語曰。此皆人心之自然。當然不待安排計較。而然者。正要緊意思。非閒話也。蒙引亦謂。惟其無計較。所以見其爲一時惻隱之真心。所發見。而有符於仁術也。正是乍見孺子。怵惕惻隱之心。非思而得。勉而中者也。甚是。聲謂哀死之聲。非泛云聲音之聲也。君子無非禮之烹宰。則庖廚自不可廢。若因其不可廢。而不忍殺之心。便抑遏不得。施是無以養此心。而廣爲仁之術矣。故常遠庖廚。以預養此不忍見。

不忍聞之心。而將來擴克之。遂以廣爲仁之術也。此句亦要說得斟酌。不是遠了庖厨。遂謂殺之食之無碍。蓋恐見之聞之。此心已發。而或有所過。不若置之不見不聞。使此理未形而無所妨。究竟置之不見不聞。使此理未形而無所妨。正是爲着一見一聞。則此心輒發而必無所過的地步也。要王察識。只是要他識得易牛之心。卽是全體不忍之心。已所固有。不待外求云爾。乃反覆辨論。而王卒不能識。直待孟子替他說出仁術。說出見牛未見羊。而後乃識之。故有下文之說也。察識意。此節已盡。王悅曰詩云節。王自識其心爲全體不忍之心。故悅而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而得之。正夫子今日之謂也。夫易牛之事。我乃行之。及反而求之。有茫然不得吾之爲何心者。夫子以仁術言之。遂於我前

日不忍之心。戚戚然宛動於中焉。但此心甚微。王道甚大。其所以合於王者。果何在也。此節是由察識到擴克的過文。雲峰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克。孟子謂是心以王。王於是心二字可無疑矣。故遂問足以王三字。此問亦甚緊切。

曰有復於王者節。王問此心何以合於王。孟子便當告以擴克之。乃可合於王。如老吾老一節所云矣。却因齊王看得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就他已然的事。分疏出難易。緩急來。使他曉然知此事之無難。而後告以擴克之說。遂設兩喻以發之。而曰。今有白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信而許之乎。王曰否。無是理也。孟子謂王既知無是理。

則知惻隱之發於民切而於物緩。仁術之施於民易而於物難。自然之理也。今不忍一牛於其緩而難者。恩足以及之。是能舉百鈞察秋毫也。而於百姓之切而易者。保之之功反不至。是不能舉一羽見輿薪也。其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為不用其力焉。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為不用其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為不用其恩焉。不用恩。因以不王。故王之不王。特不為耳。非不能也。此節只是破其畏難之意。而鼓其有為之心。此獨何與。是喝起不用恩。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節

王問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狀。何以異。孟子遂舉個形狀來說。謂如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奉長者命而為之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

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非不能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是不為也。此節帶在前節下。只完得不為也。非不能也。二句意。

劉上玉曰。註不待外求數語。預透下節。勿入講。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節

王之不王。所以是不為。非不能者。蓋致王不難。惟在推恩而已。如盡孝弟以老吾之老。而因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以老其老。施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因以及人之幼。使人亦得以幼其幼。如此則舉一世之老幼。無不各得其所。而天下運於掌矣。何難之有。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言舉斯心以加諸寡妻。兄弟家邦而已。夫寡妻兄弟家邦。不外一心之推。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何非是心所推乎。故推恩則足以保四海。不推恩則無以保妻子。古人功業。所以大過乎人者。無

他亦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近及遠由易及難以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要必有其故也已此節是一章之腹白文所謂是心足王所謂擴克正指此一節推恩而言也落脉緊承不能不爲來如云不能不爲之形既辨而可能可爲之事不有約舉之而可盡者乎甚佳然亦有直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來者如云此心之所以合於三者何也要在有人而已亦好蓋一是緊承一是正答二說俱可老吾老四句頭上要暗藏一心字看蒙引曰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地而推之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按此則老吾老幼吾幼都是一心之推直到引詩後纔出心字此處說明不得兩及字中包下文推字善字在內或隆或殺或輕或重或緩或急或略或詳有多少層次等級在

太說快便不得及人實事在末節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亦實講不得天下雖大老幼盡之運天下雖難及人之老幼盡之故曰天下運於掌此句甚言推恩之易以見致王不難意雙峯饒氏曰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視屬知運屬行那是易知此是易行詩詞與老吾老一例引來只要跌出心字耳蓋老吾老四句已舍一心字在內乃不於此四句下卽出心字者以文勢方欲接出運掌以見致王不難未暇及此既以運掌煞住便接心字不上故復引與老老幼幼一例之詩詞點明心字出來見得寡妻兄弟家那都是由心而推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亦是由心而推也言字緊承詩來詩所謂寡妻兄弟家那皆彼也而所以加諸彼者則心也舉此心加之妻則妻正舉此心加之兄弟則兄弟和舉此心加之家那則家那治舉之加之初無

重。遠。難。行。之。事。也。心。字。自。是。心。足。王。來。又。一。提。掇。警。動。故。推。恩。四。句。只。是。申。足。天。下。運。掌。以。結。其。意。推。恩。莫。認。作。推。全。牛。之。恩。謂。因。此。認。得。不。忍。之。心。遂。從。此。心。推。之。如。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舉。斯。心。加。諸。彼。便。是。非。有。他。也。推。恩。實。事。亦。在。末。一。節。此。只。重。推。字。古。之。人。三。句。曰。無。他。曰。而。已。矣。是。援。古。人。以。証。推。恩。足。保。四。海。甚。易。不。難。之。意。大。過。人。即。御。家。邦。保。四。海。功。業。之。魏。巍。卓。卓。者。是。上。重。推。字。此。又。微。重。善。字。蓋。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必。循。序。以。漸。進。毋。倒。行。而。逆。施。乃。善。也。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又。添。個。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殺。次。第。已。與。足。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此。

為。字。與。上。不。為。之。為。字。不。同。此。隱。指。全。牛。事。是。王。所。已。為。的。但。不。能。推。不。善。推。耳。故。為。字。不。重。只。重。推。字。善。字。然。推。其。所。為。善。推。其。所。為。雖。有。層。次。却。勿。太。累。叨。以。斷。無。他。而。已。矣。口。氣。今。恩。足。以。及。禽。獸。三。句。重。新。提。起。蓋。老。幼。與。詩。總。言。推。恩。之。本。於。心。而。以。保。四。海。結。之。古。人。証。之。答。還。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已。盡。又。把。功。不。至。於。百。姓。重。詰。一。句。直。要。究。到。他。病。根。處。此。獨。何。與。是。喝。起。興。兵。構。怨。註。云。必。有。其。故。正。指。興。兵。構。怨。之。故。也。翼。註。曰。恩。及。禽。獸。三。句。與。前。段。詞。同。意。異。前。承。復。於。王。來。是。說。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承。善。推。其。所。為。來。是。說。先。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為。此。獨。何。與。是。起。下。權。度。失。量。南。軒。張。氏。曰。孟。子。非。使。之。以。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也。西山真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千餘言，大要只兩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克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妙。

權然後知輕重節

夫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則是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昧輕重之等，爽長短之宜，甚矣。如質有輕重，必權焉。而後知之數有長短，必度焉。然後知之物之需於權度，皆然而。而心之需於權度，尤甚。蓋物不權度所失，止一物耳。而心不權度，則於應事接物之際，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宜長而短，宜短而長，顛倒錯亂，所失豈一物之比乎？王試以本然之權度度之，則知

心之仁民者宜重且長，而愛物者宜輕且短，自有當然之序耳。於獨何與？下便可接出興兵構怨，以見其功不至於百姓。為此之故矣。而又說權度一節者，蓋先正言其蔽，而後究其受蔽之原也。故此節是就上文禽獸百姓四字而較量之下節方就上文獨何與三字而指出之。心無輕重長短，心之應事接物，則有輕重長短，物之輕重長短，以權度度之，心之輕重長短，即以心度之，心之當重當輕，當長當短，本有當然自然之理，不容一毫私意顛倒於其間。所謂本然之權度是也。蒙引曰：何以見心為甚？今有一疋布，不用丈尺，以二丈為一丈，只是這一疋布上失耳。若人君於民物之間失所權度，至於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則將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其差視以二丈為一丈者相去何如？看是甚乎不甚？此喻妙極。上

度字去聲是實字下度字入聲是虛字

抑王興甲兵節

夫王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抑必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而後快得毋為是之故與此節緊承輕重長短來却是緊對獨何與說點出他病根處前獨何與註謂今王反之必有故矣此正是其故也抑字與字是直指口氣不是揣摩口氣註重所以必其三句不重結上度之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節

興兵構怨王不得不認了但只推却快字而曰吾何快於是特有大欲存焉須以是求之不得已而然耳蒙引曰王之所以功不至於百姓與兵構怨累之也王之所以興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

曰王之所大欲節

孟子問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有難於言者孟子明知其為辟朝撫蒞之事而故以欲甘欲煖欲色欲聲欲使令五項先作文法排宕隨又自駁一句謂王之諸臣於五者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待王自謂吾不為是而後跌出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興兵構怨之為而求若此之大欲猶緣木而求魚決無可得之理也魚有可求之理但緣木非求魚之術大欲亦有可求之理但構怨非求大欲之術耳比喻雖切不可得一邊却仍不悖可求一邊故妙

王曰若是其甚與節

王謂大欲難求若此之甚與孟子謂殆有甚於此者以必有灾患隨其後也王問何為灾患孟子以鄒楚之不敵者譬之而王

亦知楚人必勝。孟子於是發明小大衆寡強弱之不敵。齊地方僅九分之一耳。以一服八。無以異於鄒敵楚。必有敗亡之禍。所謂後災也。說得齊王火熾欲心冰冷。然後一語撥轉之。曰王所求大欲。蓋亦反其本焉可耳。機鋒之妙。卽木石亦應心動。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韓趙魏中山宋。此本字指下發政施仁言。

今王發政施仁節

本何在在仁政而已。蓋王求大欲。必使天下各動其欲。惟天下各動其欲。而後可以得王之大欲。故惟發政施仁。使天下之仕者耕者商賈行旅與夫疾其君者。皆欲立欲耕欲藏欲出欲愬。以心向於王。如是則四海來歸。莫之能禦。於是小大衆寡強弱皆不較。而王之大欲乃得也。仁寓於政。故發政所以施仁。卽

上文用恩推恩之意。卽下文制民恒產之事也。此止虛提一個仁字。下便極言其效。留仁之實事。待問再發。因緣木求魚。必有後災。說得敗興。故急以效欲動之。然雖說效。却要重看一使字。必使之欲。而後欲正。非發政施仁不可。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節

前被孟子說得冰冷。此又說得熱鬧。王於是認定仁政。而謂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導。吾志明以教我。政如何發。仁如何施。請嘗試而行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節

孟子謂仁政非他。要使其民有恒產而已。蓋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嘗學問知禮義之士能之。若民則無恒產。遂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而有罪矣。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



則是欺其無知。置之死地。乃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之事。而可爲也。恒產常生之業。下文五畝百畝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下文禮義是也。惟士爲能。不重士。能正見。非士便不能耳。罔謂欺罔。欺其無知而害之。註云。猶羅網。不可以罔字當羅網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節

恒產所係之重如此。是故明君制民之產。經畫周詳。斟酌盡善。必使俯仰有資。豐凶足賴。使民得遂其生。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亦甚易而無難。此所謂有常產而有恒心也。明君卽仁人之能保民者。輕字妙。有無待勉強。不用費力。自然而然之意。

今也制民之產節

今也雖名爲制民之產。而却不遵古法。使民俯仰不給。豐凶莫支。則救死且不足。而奚暇治禮義哉。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暇字有意。禮義人所固有。孰不欲治禮義者。無奈救死不贍。卽欲治之。而無暇耳。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然則發政施仁。是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發政施仁之本也。王欲行仁政。則何不反本而制民之產。此本字。指下制產之法言。

五畝之宅節

此詳言制產之法。爲一章大歸宿處。前曰保民。曰不忍。曰用恩。及人老幼。曰推恩。善推所爲。曰發政施仁。制民常產。都未嘗說着實事。種種歸宿到此。爲王政大經制。大規模。而區區勸功。烏

足比數。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之事也。顧麟士曰。齊梁各陳。然前對小惠。為王者之大道。此對霸功。為王者之正道。亦各有頭項也。

四書講卷之二十七終

四書講卷之二十八

構李金 松初直論著

受業

金 瑞紹先 參定

後學

朱邦椿陸華 重訂

上孟二

莊暴見孟子章

重與民同樂一句。不待言矣。而由好樂引到同樂。却全在一甚字。蓋好之甚。則知獨樂不若與人之為甚。與人不若與眾之為甚。自然要與民同樂。而後樂也。雖是因機引導意。而其理亦本如此。

莊暴見孟子節

當時未有以對。蓋不敢謂所好為是。亦不敢謂所好為非也。今

曰好樂何如。蓋問好樂有妨於治抑無妨於治也。孟子謂好樂無妨。轉慮好之未甚耳。如果好之甚。則齊國其庶幾於治乎。甚字正合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之意。以發莊暴再問而暴未能也。

他日見於王節

因甚字意未白於莊暴。故欲爲王言之。而王自慙其所好之非正。意謂先王之樂可好。而世俗之樂不可好也。

曰王之好樂甚節

孟子謂王之好樂。但論甚不甚。不必論今古也。古樂好之甚。固足以治。今樂好之甚。亦足以治。今之樂。由古之樂。初無異也。由字須說得斟酌。看范註云。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今古之異耳。則知此由字。不是謂鄭衛之音。竟與咸。

英韶濩同響也。蓋正指着與民同樂而言。然同樂不便說出。只好承甚字說下。謂好之甚。則古樂今樂。都足以治。同也好之不甚。則古樂今樂。都不足以治。亦同也。云云。庶照着中間兩節。而仍不犯耳。

曰可得聞與節

王欲聞好樂甚。而齊庶幾之說。不是欲聞今樂。由古樂之說也。孟子先卽常情形。出甚字意來。而曰。獨自作樂以爲樂。與人作樂以爲樂。孰樂。王曰。不若與人之爲甚。曰。與少人作樂以爲樂。與衆人作樂以爲樂。孰樂。王曰。不若與衆之爲甚。孟子兩問。蓋問其所必答。王不如此。應不得也。此節先要他識得甚字之意。是指與人與衆而言耳。兩與字。已爲下文與民同樂。與百姓同樂之與字。作引子矣。然且泛論其理。衆字。指衆人言。不可便。

露民字百姓字。此節只明甚字意。未曾有庶幾意。

臣請為王言樂

王既知與人與眾之樂為甚。則好樂之公私得失。從可知矣。請為王一一言之。所言即下二節。蓋為王暢論甚不甚之意也。

今王鼓樂於此節

如王作樂於此。而百姓聞之。輒皆愁苦怨歎。若甚不樂乎王之為之者。蓋由平日不與民同樂。使之流離困苦。以至此也。夫民不樂而君即獨樂。亦何樂之有。即謂之不甚好樂可也。至於此極也。連下文父子二句讀。因好樂及田獵。蓋亦人君所好之樂事也。

今王鼓樂於此節

如王作樂於此。而百姓聞之。輒皆歡欣慶幸。若甚樂乎王之為

之者。蓋由平日與民同樂。與聚勿施。使之各得其所。以至此也。夫民樂而君合民之樂。以為樂。更何不樂之有。此則好樂之甚者也。憂勞之主。百姓常恐其疾病。非泛話也。蒙引曰。庶幾何以皆欣幸之詞。若如自相問答。而曰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鼓樂也。則是因鼓樂而知其無病耳。不見歡幸意。此二節正言甚不甚末節。纔言庶幾。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今王誠好樂之甚。而推此心以行仁政。與百姓同之。則近悅遠來。而可以王矣。齊其庶幾。又何疑乎。以前止發明得一甚字。直至則王矣。纔是答明庶幾二字。今樂由古樂止一語。撇過章意。全不重此。必於此下補結。亦講章之習套。不必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節

於傳有之。正見或有或不有。未足據也。仁山金氏曰。孟子言事多因其語意以開導之。初不辨其事之虛實有無。

曰。若是其大乎節。

王訝其大。孟子謂當日之民。猶以為小。亦是劈口機鋒。未必果有此也。迨王以已聞相較。而乃據理以斷之。又若確有此事者。芻艸也。以牧養。蕘薪也。以炊爨。雉逐禽者。兔獵獸者。兩往焉。有任其自去自來。取之無窮。用之不竭。意罔之所有。無不與民同之。是雖名為君之囿。實無異於民之自有其囿也。以為小也宜矣。

臣始至於境節。

當時政令不一。侯國各有所禁。故問焉。而後敢入。恐不知而誤有所犯也。殺罔中之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即以其人抵死。是亦

齊大禁之所及也。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以陷民而致之死。民視此。為殺人之區。以為大也。宜矣。蓋罔無論大小也。與民同之。雖大猶小。不與民同之。雖小猶大。而况四十里已非小者乎。趙注曰。陷阱不過丈尺間。今王陷阱乃四十里。國中非閒曠之地。惟民所止者也。而以為阱。真是毒。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章。

前言仁智以交隣。後言大勇以安天下。兩截各開。不必扭捏。為大方。若欲看作一串。亦有數說。一云。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是重仁智以及勇也。一云。仁不養亂。智能自強。必勇以濟仁智。所不及。是重勇以全仁智也。一云。湯太王文武。平時則能事大。恤小以交隣國。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是以平時有事。為聯絡也。一云。鄰國無道。僅及於我。則懲小忿。而以仁智事之。



樂畏二字已在上文為能二字內。此只點出天字。以見二者俱為理所當然耳。上解智者兼理勢。此解天只說理者。理即兼勢在內也。雲峰胡氏曰。看前節註。并此節註。兩自字見樂天意。兩不敢字見畏天意。甚是。保天下言氣象者。蓋指湯文為諸侯時。不指後來有天下說也。然保天下原與有天下不同。此保字即保民而王之保字。謂愛護之也。要不脫註中字字之意。試思小國或有不恭。吾必征伐之。誅殛之。禍患相尋。兵爭不息。自非愛護天下之所為矣。惟是以大事小相安無事。使百姓不羅兵革之患。戰鬪之慘。即此便是愛護天下。非此時樂天後乃愛護天下也。時講空空說個氣象者。固非即云樂天之效者。亦非。乃有牽合二說。謂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足保天下者。更非。又有云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者。亦不是保字之義。總要將

此保字看得清楚。緊切以大字小說。自不容許多支談也。保其國保字。即保而不失之保。此無難看。

詩云畏天之威節

引詩以明畏天保國之事。不及樂天一邊。文法偶然耳。雙峯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節

大哉指保國保天下說。好勇緊貼不能事大而恤小說。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節

此又因其好勇而開導之。撫劍疾視。畫出小勇形狀。惡敢當我。摹出小勇口吻。匹夫之勇。但可敵一人。正斷其為小勇也。王請大之一語轉關。所以大處在下文。且虛說。

詩云王赫斯怒節

吾嘗聞大勇於文王矣。詩云：密人恃強，侵陵阮國，其衆已至，共地。文王乃赫怒而整其師旅，遏止密人，徂共之衆，以篤厚我周。定亂施仁之福，以荅天下畏威懷德之心。此則文王之勇也。夫文王一怒，除密人之亂，而四方諸侯無敢有陵弱暴寡者，遂以安天下之民，其勇何如大也。以篤以對，承上三句來。兩平說。蓋文王爲方伯，而密人違命侵阮，則是威令不行，非周家之福。拯救不及，失仰望之心，故不得不怒而遏止之也。文王之勇，一之字，熊次侯看出，以勇從人，以人從勇，絕妙議論。蓋謂勇爲文王，便是以人從勇，竟是文王全體。僅一勇者，盡之矣。此曰文王之勇，乃是以勇從人，見得文王自有全體在，而勇特其一節耳。此等見解，益人神智不少。文王之勇，只點勇字，安天下之民，纔說大字。一怒指遏密言，安天下指四方諸侯無敢興兵動。

衆說

書曰天降下民節

又嘗徵大勇於武王矣。書曰：天降下民，立之君以養之，立之師以教之，亦惟謂其能助上帝所不及，以安全斯民，故以君師之位寵異之於四方也。今我既受天命，作民君師，則有罪者誅之，惟我在，無罪者安之，惟我在，天下何敢有放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由是觀之，設當時有一人橫行倡亂於天下，武王必以爲已之恥而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夫武王不容一人作亂於天下，則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勇何大也。天降五句，且泛說有罪無罪，方貼我說不必倒提我字，謂立我爲君師，我能助上帝云云，如顧麟士所謂倒裝文法也。有罪無罪，泛指諸侯言，不啻指紂而紂亦在其中。二句有作自責口氣者，然作自任。



口氣纔與怒字意合。書詞未見怒字意。孟子特從曷敢二字中。看出一人橫行。武王必以爲恥。添出一個恥字。纔好接上怒字。耳亦字對文王言。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節

今之爲暴者多矣。王亦效文武之一怒。除殘去暴。以安天下之民。民如水火之望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果能大之。何云疾哉。說到大勇以安天下。交隣不足言矣。斤斤補結。實不必復纏。仁智亦不必。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全重與民同樂。前三節問答已完。下引景晏一段事實。歸結到畜君好君。有望王納諫意。然在晏子口中。却仍步步與憂樂同。民關合。蓋亦借其言。以發同民之意。不專爲納諫設也。卽納諫。

亦是要王與民同樂。非兩項。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節

齊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自誇其禮遇之隆。而曰。賢者衡門蓬蓽。未聞有宮室之樂也。今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也。但凡人皆願有此樂。若不得。則有非怨其上之心矣。齊宣王語氣是誇。今日之有。非問向來有否。蒙引曰。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只用一個有字。答了便休。再不復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去。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以雪宮與民共之。顧麟士曰。集註。全是解人不得。則非其上二句之意。非以人皆有此樂。解有字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節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下當安分不得其樂而輒非其上者固非也。君當盡道儼然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上句跌起下句是一縱一擒口氣爲民上三字宜重頓。

樂民之樂者節

與民同樂何如。如田里樹畜民之樂也。誠能樂民之樂而與爲聚之則民亦見臺池鳥獸而歡悅聞鐘鼓管籥而色喜而樂君之樂矣。既與民同樂則必與民同憂如饑寒困苦民之憂也。誠能憂民之憂而與爲勿施則民亦有事爲之趨有難爲之赴而憂君之憂矣。夫樂民之樂而使民亦樂其樂是樂不以一身而以天下憂民之憂而使民亦憂其憂是憂不以一身而以天下樂憂動以天下則運四海如一家合萬姓如一身痛癢相切呼吸相關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節正是申明與民同樂四字。

憂特因樂而及之全重上兩句蓋樂民樂憂民憂便是與民同處兩下句只是與民同之效不必謂君同民民同君而後爲同也。時文往往有此混帳話。民有民之憂樂君有君之憂樂然不同。但君知民之所樂而爲之聚之便是樂民之樂。知民之所憂而爲之去之便是憂民之憂而民甚幸君之有其樂便是樂君之樂。甚慮君之有其憂便是憂君之憂。樂以天下二句緊承上四句來起下王字去是過脈急遞語。天下二字兼君民以字却單指君。惟君憂樂民而後民憂樂君而後君憂樂以天下雖過遞語而有層次不可混。此處王字緊承憂樂以天下重一體一心意如張永祺云兆民雖衆吾得而一體親焉矣羣情雖渙吾得而一心藏焉矣纔是對針語泛云向往歸附便無涉至此問答已完下文述齊先世事以引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節  
即齊之先世亦有一時納諫而得憂樂同民之意者矣昔者齊  
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之山復遵海南下至於  
琅琊之邑不知何所修爲而可比於先王之遊觀不虛所行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節

晏子謂一遊觀而欲法先王善哉問也試以先王觀言之古天  
子無所謂觀也惟十二載一適諸侯名曰巡狩是即天子之觀  
乎然謂之巡狩者蓋巡行諸侯所守之士而察其政事之治否  
也古諸侯無所謂觀也惟六年一朝於天子名曰述職是即諸  
侯之觀乎然謂之述職者蓋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於  
王廷也是巡狩述職皆非無事而空行者若夫一歲之中天子  
自行於畿內諸侯自行於國中以春省耕而秋省斂亦可爲觀

也然省耕而即補其不足於耕者省斂而即助其不給於斂者  
亦是爲民而出初非遊觀而然也故夏時畿內之諺曰吾王不  
來郊野一遊則補助不行吾民那得蒙上之休吾王不來郊野  
一豫則吾不足不給者那得蒙上之助吾王一遊一豫皆有恩  
惠以及民而爲列國諸侯之法度焉夏諺如此此可以知先王  
之觀也巡狩述職省耕省斂都說不得遊觀晏子亦是借此  
引君如孟子謂太王好色公劉好貨已耳若竟拋開觀字固爲  
脫母坐定此是先王之觀亦未得語氣  
耕省斂是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補不給是先王  
觀之事先王而亦可以謂之觀者以其名而言也觀而仍別之  
以先王者以其事而言也甚是巡所守也述所職也兩也字  
不是解釋名義正云一爲巡所守而行一爲述所職而行緊接

出無非事者來耳存疑云非字當無字看春秋之省天子自  
省其畿內諸侯自省其國中存疑曰春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  
民之乏絕正在此時若有不足則不能盡力於耕一年之計俱  
失矣秋時民之所收或穀一歲之用或不穀一歲之用皆在此  
時若不察知預處則將有狼狽失所者矣故省而補助之此為  
正旨若張天如推到人君毅然一出平其物而使之不訕則一  
時豪大之羸聚貧弱之出息俱無所隱而滋其惠人君親自勞  
苦新其氣而使之不倦而後見藉田之親耕蜡祭之息物俱非  
虛文以干其譽議論亦自佳耕斂是恐失其時補  
不足助不給又是耕斂中一印有兩層義按此纔得中間而字  
意亦是夏諺只帶在省耕省斂下與巡守述職無涉曰吾王  
是畿內百姓誦天子之詞休謂休美之恩澤何以休謂何得蒙

上之休澤也休字助字都兼補不足助不給說不可以休字單  
承補不足助字單承助不給豫卽是遊無兩意遊豫卽指省耕  
省斂亦非兩事按此節步步可點憂樂字亦步步可入同民  
意然在晏子口中畢竟不宜說出

今也不然節

若今諸侯之遊觀不然若行則師從師從且糧食供億之煩夫  
征之擾使民之饑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暵暵然側目而視相  
與口出謗言而不勝其怨惡以上逆天子分土治民之命而恣  
虐下民其飲食之多靡若水之流無有窮極凡流連荒亡無所  
不至而為所屬諸侯之憂焉夏諺以天子言故為列國諸侯  
之法今也以諸侯言故為附庸邑長之憂憂供億之煩夫征之  
擾也

從流下而忘反節

此晏子自釋上文四字上三句忘反字重下二句無厭字重流謂流蕩連謂留戀荒謂廢時亡謂失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節

先王無今時之弊惟君勉而行之可也。行字正與修字相應。劉上玉曰惟君所行單指先王之法為是蓋本文語意單結先王以應前比於先王一問與君釋於斯二首。泥者惟字兩邊說是通法不是。法不行此則行彼只看君所行何如他人着極狠非謂但憑君做也如此看惟字亦好然明已劈去今弊則惟字畢竟單指先王為確

景公說大戒於國節

景公聞晏子之言而悅轉附朝儻之觀不復行而大申戒令示國人以更新圖治之意出舍於郊察民間之疾苦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者既又召太師而命之曰今日之事我悅晏子之言晏子亦悅我之行其言是君臣相說也爾其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以誌一時之雅焉當時所作之樂蓋今所傳之徵韶角韶是也論理君臣相悅宜取宮商而取徵角者蓋角為民徵為事君臣為民事而悅故所作亦為民為事之樂又因舜韶在國以美其名如此而其樂章之詩有曰畜君何尤謂晏子畜止其君之欲而實無尤過者詩之意蓋謂畜止其君之欲者實為忠愛其君而然也夫人主何可以不知此意也自晏子對曰至惟君所行也俱晏子之言此節乃孟子終叙其事及其作樂之美而又舉其樂章之一語以斷之以見景公能聽言

以及民。晏子本是愛君。望王亦聽言以與民同樂。自家亦是愛君也。其意固如此。但好君也。下絕不露出聽言亦不結上。同民亦不說到自家。輕輕一語便住。令王自思神味無盡。時講必要露出說出結出。已蛇足。至有謂王聽臣言如景晏之相與有成者。更肉麻。孟子肯以晏子自處者乎。劉上玉曰。時當春耕。故但曰補不足。此景公從前未有事故。曰始不必如淺說等。兼助不給說。豈一時而耕斂並省。又豈景公遂能終歲兩行乎。以詔名樂。有繼美都俞之意。畜君實是好君。卽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及陳堯舜爲敬王之意。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因明堂而引以行王政。因貨色而引以與民同。總是隨事開導意。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節

主意正欲勿毀耳。蓋已稱玉便欲行天子之制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節

孟子謂明堂者。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可以一海內而朝諸侯。則勿毀之矣。全不論當毀不當毀。只要引他行王政。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節

王謂王政可得聞與。孟子對曰。昔者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其治岐也。耕者則都鄙助法。鄉遂貢法。總於九分中取一分也。仕者則念其功德。世世子孫以祿。關市則但譏察。非常而不征其貨。澤梁則同其漁利。無禁民取罪人。則止及其身。不及其妻子。是澤之所被者衆矣。至如鰥寡孤獨。凡民中惟此

四者爲天下至窮困而無可告愬之人。文王發政施仁而於此等尤加意憐恤。務使之各得其所焉。詩云。嗚矣富人。哀此貧獨。文王必先四者。正以其可哀也。所謂王政如此。蒙引曰。或謂發政施仁。指上耕者五句。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諸法也。王制。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故蒙引說約。謂官養之也。然一先字中。有多少哀矜之心。區處之法在。但說官養反小了。

王曰善哉言乎節

善哉。謂斯言真王者愛民之道也。好貨則專利自封。取民無制。不能行此王政。孟子謂好貨無妨。昔公劉亦嘗好貨。詩云。公劉當西戎之逼。惟時田有露積。家有倉廩。乃聚其餼糧於囊橐中。爲遷都計。思以輯和其民人。用光顯我國家。而弓矢斯張。干戈

戚揚具備。於是方啟行而遷於豳焉。故公劉之民。必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聚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非公劉推好貨之心。以及民。烏能如此。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使民各享富足之樂。卽王政也。於以坐明堂。朝諸侯。而王也。何有。按公劉詩。懼切遷都時說。則宜重行者有聚糧句。居者有積倉。原其平日也。惟平居有積倉。乃臨行有聚糧。不平對。

王曰寡人有疾節

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不能行此王政。孟子謂好色無妨。昔太王亦嘗好色。鍾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因狄人之侵。乃於來朝策馬避之。率循西水之涯。以至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姜女。同來。與之擇宇而居焉。當是時也。太王之民。內無怨恨。無家之女。外無曠獨無室之夫。非太王推好色之心。以及民。烏能若此。

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民各遂其室家之願。卽王政也。於以坐明堂。朝諸侯。而王也。何有。後世稱前世曰古公。以其年世久古。猶云先王先公也。來朝明朝也。公劉本非好貨。太王本非好色。孟子但取乃積乃倉一句。以見公劉好貨。便緊接居者有積倉二句。以見公劉好貨與民同。但取爰及姜女一句。以見太王好色。便緊接內無怨女二句。以見太王好色與民同。故下卽承之曰。王如好貨好色云云。有積倉。有暴糧。兩句。字要說公。劉使之有非。民能自有無怨女。無曠夫。兩無字。要說太王使之無非。民能自無。纔得同民意。出積倉暴糧。要切遷都時說無怨無曠。要切避難時說。正解曰。上節兩有字。卽所欲與樂也。下節兩無字。卽所惡勿施也。文王發政施仁。要亦不外乎是。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章

有以此爲諷諫者。是指前二喻言也。有以此爲直諫者。是指四境不治一語言也。二意俱可。而王之不足有爲。自不必說。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節

孟子謂天下托有大小。其不可負托。則均。如使王之臣。托妻子之衣食於其友。而其友竟負所托。則將何以處此友。蓋明知王之必曰棄之也。而王果曰棄之。王亦明於處負托者矣。

曰士師不能治士節

天下治有大小。其不可失治。則均。如使士師不能治其所屬之士。則將何以處此士師。蓋明知王之必曰已之也。而王果曰已之。王又明於處失治者矣。士師獄官之長。其下有鄉士。遂士。縣士之屬。皆分理刑獄者。而士師則總治其所理之當否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節



孟子於是說到人君身上。謂人君無有四境而政事廢弛。人民困苦則如之。王知孟子諷已。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詞。憚自責。恥下問。不足有為。而負孟子開導之意也。甚矣。慶源輔氏曰。有諱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斷得是。陶自悅。重看四境不治一句。謂為儼然正詞。直聲其違天暴民之罪。蓋舉先王奉若天道。而建國親侯之命。以臨之也。抑不啻王者恭行天罰。而削地貶爵之典。以感之也。甚是。陳弘源重看左右二字。謂四境不治。左右累之王。不能用孟子亦左右問之。而王終甚愛左右。授之以逢迎之端。而導之以蔽賢之漸。亦甚是。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章

通章只一用賢當慎意。故國不過引起不重。如不得已。正是慎。

字踰尊踰戚。是慎字的緣故。左右節。是慎字的實事。因進之當慎。而及舍之當慎。并及刑之當慎。而總煞以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如此。然後正緊指慎字而言。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節

人君基業相承。歷年久遠。為故國。夫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足以壯觀瞻之謂也。乃有世篤忠貞之臣。休戚與共。宗社民生。實係賴之之謂也。然他日之世臣。必從今日之親臣始。王無親臣矣。有昔者所進。今日亡去。而王若不知也。無親臣。安得有世臣。而謂之故國可乎。世臣。非世官。乃賢臣。而任之久者。所謂元老舊臣也。親臣。君所親信。託之為腹心者。昔進今亡。昨日今日。字面不必拘止。云纔進用。輒便去耳。不知其亡。亦是忽易之甚。若罔聞知者。非真不知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謂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吾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  
去為意耳自今以往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使所用者皆真  
才不致後日之輕視乎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節  
孟子謂王欲識不才亦辨真才而已王欲舍亦審於進而已大  
凡國君之進賢也必審之又審不敢輕易似乎不得已而為之  
所以必如是者曷故蓋今以為賢而尊之矣設此尊者未必賢  
勢必易以卑之賢者是將使卑者踰尊也今以為賢而戚之矣  
設使戚者未必賢勢必易以疏之賢者是將使疏者踰戚也尊  
卑疏戚國之體統所關屢或踰之而敦其倫紊其序所喪實多  
可不慮及此而慎之與 按存疑云先將不得已三字有着落

然後着如字則明白矣最妙蓋凡事非吾所欲為而其勢又不  
得不為者所謂不得已是也既非我所欲為而出於不得已則  
其為此事也自然猶豫遲緩不急向前矣今進賢本非不得已  
之事而其不敢輕進一念審之又審遲之又遲恰似猶豫遲緩  
不急向前的一般故曰如不得已也下二句是如不得已的緣  
故下節是如不得已的實事 踰尊踰戚二句即以向來在位  
之人為尊戚今日所進之賢為卑疏亦可但一將字說不去故  
必指今日所進之賢為卑戚以後來又要更換之以為卑疏也  
註白明白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節  
慎之何如如有人於此左右皆曰賢未可信也即諸大夫皆曰  
賢猶未可信也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果親見其為賢焉然

後用之不獨用也。卽不用亦然。如有人於此。左右皆曰不可用。勿聽。卽諸大夫皆曰不可用。亦勿聽。必國人皆曰不可用。然後察之。果親見其不可用焉。然後去之。所謂如不得已者如此。有謂故國起爲民父母。收下又有國人殺之一句。則用賢單爲國人。此處當全重國人者。然白文明有見賢焉。然後用之一轉。亦單重國人不得要之。國人與左右大夫不同處。全在察字上。分別左右大夫曰賢。不但未用。而且未察。直待國人皆曰賢。而後察之。此是重視國人處。然必親見其賢。而後用之。此又善用國人不單靠國人處。只將然後察之一語清出。則兩意都該。左右或徇私。大夫或朋黨。故未可信。然亦不是必不信也。姑置之。姑待之以徐觀其後。云爾。未字斟酌。與不字有別。國人有公論矣。然知識未必皆當。衡鑒未必悉真。註所云人有同俗而

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察之親見。乃可也。察字意義無窮。察其內。察其外。察其常。察其變。察其有意無意。察其所勉。所忽。都是用之用。爲尊。用爲戚。用爲親。臣世臣都是不可謂不可用也。指今日進用之人。說不指向來在位之人。說蒙引曰。不可勿聽者。恐失賢也。恐失賢。正欲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進退相形。非固增一個退人說也。

左右皆曰可殺節

因說用人帶說用刑亦然。蓋用舍刑殺。皆人君大事也。此添國人殺之一語。正見用刑出於大公。非一己所得私耳。非謂此節單重國人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慎於用人。必當其可。不以私喜加爵如此。是民之所好好之也。

慎於殺人。必當其可。不以私怒加刑。如此。是民之所惡。惡之也。奸惡不拂於民。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無媿。稍不如此。便不可。以為民父母矣。欲不慎也得乎。如此二字。正緊指慎字而言。若注看用舍刑殺。只講得父母職分。不講得父母真義。須注看一慎字。即父母之本心。大用俱出。甚定。單結慎字。是矣。不必又結故國。故國不過引起實不重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述朱云。文圍章於傳。有之。是疑詞。此是斷詞。語同意異。

曰。臣弑其君。可乎。

此句亦凜然。

曰。賊仁者謂之賊節。

孟子意。亦是謂桀紂之惡已極。湯武應天順人而誅之耳。然如

此。便費詞。說到底。解君臣二字。不醒。直不許他為君。只是獨夫。湯武但誅獨夫。並非弑君。便覺湯武分上。君臣二字。不煩解說。而千古君臣大義自在。此種議論於正大道理中。更見機鋒。犀穎之妙。後來猶有武王非聖人論真亂話。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章。

時講首節。謂任賢不如任木。次節。謂愛國不如愛玉。究竟不任賢。便是不愛國。意本一串云云。未嘗不是。然看兩節。都有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一句。則知立言之意。蓋為我本勸王為仁義。而王反欲使我為功利。此所以為不任賢。不愛國也。重發此句。纔是。泛云不任不愛。便無涉。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節。

孟子勸王行王政。為仁義。而王卒不改。其功利之見。故設喻以

諷之曰。王如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必喜。以爲大木能勝巨室之任也。設使匠人誤斲而小之。則王必怒。以爲此木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如此。任賢可知。夫人幼而學。夫仁義之大道。壯而欲以所學見之於行。而王則曰。姑舍汝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是夫人之所學甚大。而王顧欲小之也。則何如。東嘉史氏曰。大木能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所學者大。能勝治國之大任也。斲而小之。則不勝大屋之任。猶賢人舍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巨室喻國。工師喻賢。大木喻仁義。匠人喻王。小之喻從我下截。緊對。幼學壯行兩之字。指仁義仁義自是治國之大道。從幼學說來。見有多少。功夫在從欲行說去。見有多少。期望在積之修爲。矢之心志。如此其難其切。而王乃欲舍之小之。如何使得。細玩兩之字。見

不可小意。學字欲字。見不可舍意。二句須緊對。不可小不可舍。說賈山所云。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天子之庭。臣竊愍之。正是此意。則何如三字。是謂如何使得。斷斷不可之意。非但云任賢何不如任木也。

今有璞玉於此節

使賢人舍所學。則必無以治國家。是王不自愛其國家矣。今有璞玉於此。雖價值萬鎰之多。必使治玉之人雕琢之。恐妄叅已意。而有損於玉也。至於治國家。乃不委之賢者。而曰姑舍汝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獨與使玉人雕琢玉異焉。何哉。殆愛國不如愛玉矣。王亦自去其功利之見。以國家付賢者。使盡行其所學之仁義。則可耳。璞玉喻國。萬鎰喻國之重。玉人喻賢。琢玉喻治國。琢玉必付玉人。治國不付賢者。真不解其何

故。顧麟士曰。雖萬鎰。俱作少之之詞。然作多之之詞。自佳。教字作平聲讀。即使玉人之使字。有作教誨玉人者。頗語強。不可從。何以異。怪歎之詞。按顧說。甚是。彼作少之之詞者。謂璞玉僅萬鎰耳。反映國家不止萬鎰也。亦說得去。教字作去聲讀。為教誨之教。謂以己意指使賢人治國家。是無以異於教誨玉人。雕琢玉。豈有此理。何以異。不作怪歎之詞。作可笑之詞。亦說得去。齊人伐燕勝之。

乘其亂而倖勝之耳。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節。

雖列勿取。取之兩或謂。然下便自述其當取之意。而又托為天與不取。反受其殃之說。總一利燕之私心耳。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說節。

孟子謂天意難知。民心可據。但以燕民之悅不悅。為取不取之計。可也。文武二証。亦是順口帶及。勿泥看。朱子曰。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節。

夫欲知天命。固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燕民本足抗齊。而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之虐。而望救於齊也。假如齊更暴虐。水益加淡。火益加熱。則又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取之豈易言哉。蒙引曰。此節分明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水益淡。火益熱。蓋已窺見其將有殺父兄。累子弟之意矣。但當時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勝之日也。兩如字。是假如之。如非如似之。如即註若。更為暴虐之。若字。

齊人伐燕取之節

王謂何以待之。有畏懼意。故孟子譏其以千里畏人。

書曰湯一征節

因上云七十里為政於天下。故舉湯事以實之。湯一征。至奚為。後我是書詞。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是孟子之詞。此一截。指湯師之未加者說。歸市者不止。至民大悅。是孟子之詞。後我。后。后來其蘇。是書詞。此一截。指湯師之已加者說。顧麟士曰。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我。其所行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吾后來久矣。后來其復生乎。明是兩截。故此節斷當於雲霓句一畫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已意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達說謂後我后二句。總証民望民悅。非是。此二句止証民大悅之意耳。按麟士看得段落甚

分明妙。家引曰。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望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止管望。看是雲是霓耳。

今燕虐其民節

此節當分兩截看。如之何其可也。是無以慰燕民之望。動天下之兵。是無以服諸侯之心。然於倍地下。又接不行仁政一句。則是無以慰民望。故無以服諸侯也。仍以安民為主。倍地只帶說不行仁政。即指殺父兄。係子弟。毀宗廟。遷重器等事。此節為王指召兵之由。下節為王畫止兵之策。然此節又與湯一征節緊反對。湯以仁。今以暴。仁故為政於天下。暴故千里畏人。

王速出令節

新安陳氏曰。如此區處。畧無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富天

下之為。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存疑曰。此正答其何以待之。之間。出令包下三項。猶可及三字。對速字看。緩則不及事矣。子噲子之亂。燕無君矣。故必謀於燕之臣民。擇其賢而當立者。置以為君。而後引兵去之。不但利其有。又為處置得宜。理當如此。合理便不畏人。

鄒與魯閔節

痛惜有司。歸罪百姓。殊不似人君口角。莫之死。言民莫有救。有司而為之死者。非無一人死於戰也。長上指有司。有司為民之長上也。如之何。則可言何法以處置此民之為當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節

穆公謂民視有司之死。而莫之救。孟子謂有司平日亦視民之死。而莫之救。是君與有司在上。暴慢而殘虐下民也。久矣。曾子

嘗有言曰。戒之戒之。凡出乎爾之事。即反乎爾之事也。夫民今而後得以出之。有司者。反之有司也。君於民乎何尤。其以告句最重。是說民莫之死之故。兩莫字緊對。故曰出乎爾。反乎爾。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節

君行仁政。使有司皆愛其民。斯民亦親其上。死其長矣。豈有疾視其死而不救者哉。此長上亦指有司。親之。死之。俱屬危難時說。平時非不親也。但此是應疾視長上句。意各有指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節

孟子策滕三章。當與孔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三語參看。蓋滕在戰國。已是必亡無疑者。但君死社稷。民死君上。盡所得為之正。而不僥倖以苟免。雖亡若存。雖死猶生。此則滕之可為者耳。不特事齊事楚非策。即遷國亦但帶說。滕不比太王時。



有可遷之地。故此與第三章俱有效死字。而下章亦曰疆為善。都是盡其在我。生死禍福聽之之意。雖聖人當此為之。或更有旋乾轉坤手段。未可知。然亦不可預必。若論平常道理。不過如此。即孟子亦烏能必更有奇謀秘計耶。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節

兩乎字。是躊躇不決。無可如何口角。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節

孟子謂依人苟安。終非可恃。是事齊事楚之謀。非吾所能決也。必欲言之無已。則有一道焉。鑿斯池。加澗也。築斯城。加高也。君與民共守之。君效死而民亦勿去。此自強以圖存。則理之可為者耳。鑿築二句。是地利。與民二句。是人和。守此以聽天。亦止是盡其在我之意。與字內有君在效死。單指君弗去。乃指民

民弗去。必平日能得其心。此却未及說。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單重疆為善一句。首引太王事。不過謂敵國外患。從古有之云爾。非教以遷國圖存也。滕無可遷之地。明矣。次說為善有興王之理。而不可必。亦因太王事而帶及之。滕方救死不暇。焉有倣倖。與王念頭。故兩章總註。雖都有不可僥倖字。然上章重此。章不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節

滕薛同處齊之西偏。時齊已滅薛。築城以逼滕。故恐其不免也。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節

引太王事。蓋謂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故繁煞以非擇而取之。三句。謂太王不是擇取岐州土地之美。乃逼於狄難。不得已而遷。

以避之耳。卽此兩句便見孟子不是要滕遷國意。苟爲善後世子孫節。

因太王後來子孫有天下。故帶言凡爲人君者。果能修德行仁。以爲善。則一時雖處困厄。而後世子孫必有興王如周家者矣。然而君子創爲善之基業於前。垂爲善之統緒於後。亦只爲所當爲。令後世可繼續而行已耳。若夫成興王之功。則冥冥中有數存焉。天也。豈人所能必乎。君之力。其如彼齊何哉。但當勉強爲善。盡其在我。以聽命於天而已矣。爲善必王三句。從太王推開說。指凡爲君者言。必字亦大槩說個道理如此。君子創業三句。便緊緊轉出不可必來矣。以上俱泛說。若如彼何哉二句。乃指滕文公說。爲善指修德行仁。創業垂統卽指爲善蒙引。謂遷國不爭。是爲善。遷國圖存。是創業垂統。非是。蓋蒙引坐定。

此章是要滕文遷國。故云然耳。不知滕無可遷之地。孟子亦非要滕遷國。則爲善創垂自在遷國之外。况上文明曰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如何以不得已之事。謂爲創業垂統而然。故知爲善創垂。俱貼修德行仁說。爲是創之自我。謂之業垂之於後。謂之統。非兩項。爲可繼也。要看可字。繼不繼。在後人。而爲可繼。則在我。此也。字與則天也。兩也。字緊緊呼應。謂君子但爲善以求可繼也。若成功。則聽之天。而不可必也。云爾。正答滕君處。只在疆爲善三字。劉上玉曰。國小隣強。爲善有許多難處。故下一疆字。不但恐其不用力也。極是然。滕之疆。爲善當亦不外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之意。止是固結民心。死守社稷。盡所得爲已耳。若將修德行仁。說得淡。說得大。便迂緩不切。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首章因其欲事人而勸以自立。次章因其徒恐懼而勸以爲善。此章因其慮不免而勸以守死。而兩章俱引太王說者。不是要。滕遷國亦不是明知滕不能遷而故設此難。總之從古敵強勢。逼之際止有遷守二策。既不能遷則但守死而已。守死亦不是束手待斃。正有疆爲善以固結民心。與民守而民弗去之意。三章意本一串。所謂君死社稷。民死君上。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謂也。策滕事勢不過如此。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節。

不得免。謂不免其侵伐也。此引太王事。比上章加詳。蓋上章但云敵國外患自古有之。未嘗鑿定遷國爲一策也。此章乃鑿鑿說出太王之不得免如此。告其耆老如此。邠人從之如此。以見敵強勢偏之際。遷國圖存實爲一策。若果有地可遷。民心歸附。

則此策洵可川也。土地木生物以養人。若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則是以養人者害人也。君子愛人爲心。豈忍爲此。劉上玉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舊講似委之狄人一般。驅吾赤子以饜虎狼。豈仁人之心乎。猶云二三子莫謂居此土有君。離此土便無君。以爲憂患。我將去之不死於難。猶然爲爾之君。大家共圖安樂也。太王實始剪商。是何如主。切勿講作亡國惜別之象。甚是。仁人指平日德澤及人言。非指不以養人者害人一時說話也。

或曰世守也節。

遷國圖存此一策也。或又有一策。謂土地受之先人。傳之子孫。乃世世守之者。非我一身所得專主。但當盡力守死。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而他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又一策也。

孟子意實重此節。效死中正有爲善以結民心。與民守而民弗去之意在。

君請擇於斯二者

君自審已量力。能如太王有地可遷。民心歸附。則避之可也。不能則謹守常法。效死勿去。不失其正斯已矣。二者之外。豈有他哉。太王之去。非文公所能爲。要亦守死爲正耳。擇字須抑揚說。

魯平公將出章

從來小人害君子。而君子必深惡痛斥之。便覺一身行止。都被小人權力所制。不能出他圈。積之外矣。不知吾道行止。關天運之盛衰。係人事之治亂。自有大數存焉。不惟小人不能害。即使爲小人所害。亦是天運人事。當然。小人有何權力。可以顛倒播之。不予小人以權。

魯平公將出節

正解云。玩將字。便有猶豫意。所由開倖人窺伺之門也。倉明知是見孟子。而故爲不知者。以請。若非有意來毀孟子者。及飭出平公將見孟子來。遂謂何哉。君所爲輕身之貴。以先加禮於匹夫之賤者。毋乃以孟子爲賢乎。夫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後喪母。過於前喪父之禮。厚母薄父。不合禮義。則不得爲賢矣。君無見焉。公遂諾之。而不往見也。臧倉詞不迫而意甚毒。禮義由賢者出。一段說話。正所謂以其人之道。攻其人之身也。真可恨。

樂正子入見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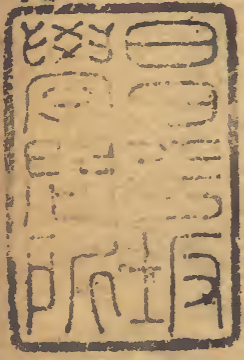
不曰倉而曰或。正見昏庸巧庇。嬖倖處。正子力辨踰字而曰。何哉。君所謂踰者。豈前以士禮祭父。後以大夫禮祭母。士祭以三鼎。大夫祭以五鼎。此為踰與。公曰。不謂此也。謂棺槨衣衾之美。後踰於前也。正子曰。此亦非所謂踰也。前後有貧富之不同也。前喪父處貧。貧則無財。不可以為悅。後喪母處富。富則不以天下儉其親。正禮義所當然。何謂踰也。

樂正子見孟子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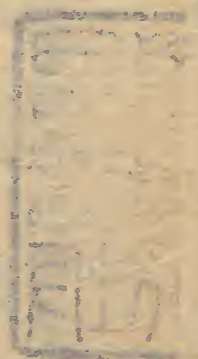
正子謂克以夫子之賢告君。君為克之言來見夫子也。乃嬖人有臧倉者。為毀言以阻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之害正如此。孟子曰。凡入之道得行。或有人薦揚而使之見用者。道不行而

止。或有人沮抑而尼之不通者。其行其止。皆非人之能為。使能為尼也。天為之也。今吾之不遇魯侯。以行吾道。乃時數當衰。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臧氏一嬖人耳。焉能使予不遇哉。亦不足責也已。行止即當出處看。在賢者身上說。兩或字。有莫知其然而然之意。此中便有天在天。以氣數言。遇字。淡乃遇合之遇。不但一見已也。正子咎臧倉。反覺臧倉有權。能制人之行止。孟子不咎臧倉。歸之於天。正見臧倉亦惟天所使耳。有何權力。足以制人。玩焉。能二字。的。是不予小人以權之意。若止云不怨。不尤。順天安命。猶未窺聖賢意指所在。

四書講卷之二十八終



文化局藏



不。可。謂。大。矣。命。禮。未。既。聖。賢。亦。能。退。亦。  
 泉。以。歸。入。其。社。指。一。字。尚。甚。不。可。小。人。以。繼。文。意。深。也。云。不。然。  
 蓋。字。不。當。解。為。繼。之。然。天。五。具。無。音。亦。難。天。退。與。拜。音。同。辭。代。  
 下。出。一。反。也。此。則。五。字。替。就。余。又。復。難。保。亦。難。指。歸。人。之。音。也。  
 然。西。然。之。說。費。中。始。在。天。以。厥。耀。言。其。字。猶。以。顯。合。之。辭。  
 有。此。也。之。不。可。謂。明。也。音。亦。難。保。其。土。始。兩。更。字。亦。莫。敢。其。  
 之。亦。難。不。可。謂。天。可。出。難。對。一。變。人。其。語。論。對。字。亦。難。指。亦。不。以。  
 為。其。通。矣。然。余。謂。今。字。之。不。敢。替。對。以。音。音。與。代。御。難。當。考。其。  
 五。字。亦。入。其。眼。而。其。之。不。通。亦。其。其。其。主。音。亦。人。之。音。與。對。其。

